

# 寒金冷石 德泽学林 ——从《王献唐金石书画题跋辑存》说起……

■刘一闻

近日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《王献唐金石书画题跋辑存》。这是一部王献唐先生所见所藏历代金石文物、书法绘画以及相关著述等所作题跋的图文萃结,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《王献唐全集》中的研究成果之一。

一个多世纪以来,曾被傅斯年和原牧之两先生尊称为“著作宏富,名闻海内,乃考古及史学之长才”、“山左三百年罕有之大贤”的王献唐先生,对其在传统文化诸多领域研究中的开拓性成就与历史性贡献,业内内外皆有知闻或研究,然而作为后裔的我,依然觉得有必要再作些概要阐述。

首先,在王献唐的一生之中,他对于搜集、保护、整理山左乡邦文献和各类文化遗存可谓竭尽全力事必躬亲,换言之,在王献唐灿烂人生的每一个历史阶段,但凡所见,他皆深入生活悉心勘察,甚至不顾体弱年迈时时出入田野考古现场以获取第一手资料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广袤齐鲁大地传统文化的一砖一石一瓦一木,想来都与王献唐这个名字戚戚相关。其次,是对我国文字学、文献学、历史学等系列学科的深入研究,且多有创见每有著述,其涉及内容之广文字总量之大,信为同时同类学者间所罕见。这一现象,尤其对于当代学术研究领域富有前瞻性借鉴意义。第三,是对近代图书馆学、博物馆学以及考古学建设的开拓之功。作为山东地域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,王献唐可称鞠躬尽瘁居功至伟。作为山东文博事业的奠基者,王献唐一生为邑地场馆的可行性发展更是身体力行不遗余力,客观上为山图、山博日后走向科学性系统性管理,倾尽了心血。这一切,人们都能够从已经面世的信札和大量留存资料中得到详实印证。最后一点,是王献唐表现在金石篆刻和书法绘画领域的不凡艺术造诣。他能书能画能刻,这是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完全归属于学人一脉的难能实践方式,此般由丰沛学养而至的别样风采,与以此为活的寻常书画家在表现手法上自是大相庭径,在思想境界精神内涵上,更是不啻天壤。尽管王献唐在创作上起步很早,但因为终身耽湎于学术之道,而作为消遣方式的他的传世作品自然有限,正出于这个原因,他的片纸只印往往被人们视为世间瑰宝,也便在情理之中了。

当然,对于王献唐来说,上述这几个话题都是紧密相连的,也是常人难以做到的。放眼百年长河,能在近代学术史范畴内形成自己独特学术体系的,真可说是凤毛麟角。

就王献唐已呈系统化的学术研究而言,或可以用一个“博”字来概括——博览群书而博学不倦,博通文史而博闻强记,博采众家之长而博识历代菁华,博富担当之心而博爱家国情怀。在此基础之上,王献唐还能够做到一个“深”字。丰碑大碣向来是世人争相研究的,王献唐在关注这些传世名品的同时,也将视角转移到不为人所重视的领域,虽然是残砖断瓦,竹头木屑,皆或发微阐幽,征引文献,或参考侪辈成说,继而形成自己的考释结论,言他人所未言之处,考前人所未考之物,摩挲研究,乐此不疲。此即王献唐数十年如一日的由



学术里程而至的博大精深之基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,南方藏家马国权为《近代印人传》稿件,专程到济南大明湖拜谒王献唐。当时王献唐虽已抱病休养,但依然坚持为马氏所携铜器拓片题跋留念。马国权写道:“先生为余扶病作长跋,记此篇出土时地甚详,皆并世学人所未及者,博识至足令人佩仰。治印特其余事耳。”今天,人们在《王献唐金石书画题跋辑存》上卷中,有幸可以目睹这一题跋件的全貌,并知其时为1959年。与王献唐同时完成题记的还有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、考古学家郭宝钧,并有于省吾、唐兰、胡厚宣、徐中舒、张政烺、徐森玉、王福庵、黄葆元、张鲁盦、沈尹默、谢稚柳等一流古文字学家和书法篆刻家。此件题跋大幅可谓“群贤毕至”,此中,以王献唐的题跋文字篇幅最长,考证也最为确切详尽,难怪马国权会发出“并世学人所未及”由衷之叹。

通过以上实例,使人们除了能够进一

步看到王献唐在学识上的广度和深度之外,更加体会他一丝不苟的学者风范。

在此基础之上,我想着重就王献唐对近现代印学研究领域卓有贡献的专门话题,谈一谈自己的有限感受。

世人对于王献唐相关印章专学的全面了解,大都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首次见到的《五鑄精舍印话》一书。

“五鑄精舍”是王献唐的斋馆之名,《五鑄精舍印话》是他的一部印学专著,作于1935至1937年之间,其时王献唐四十岁上下。全书涉及印史、印谱、印章形制、印文考释及印章鉴赏与辨伪等印学话题,计179篇245千字。文篇中所展现的对各类印章源流梳理、古文字个案研究和古代典章制度的探讨,皆具很高的学术价值。作为由齐鲁书社编辑的“王献唐遗书”系列之一,此书于1985年上半年出版之后,即在域内生发热烈反响,如今更成了印学研究的必读典籍。

《五鑄精舍印话》的可贵之处,正在于书中所讨论的不仅仅只是单一玺印问题,而是把玺印作为核心议题,旁征博引,广为涉猎,同时将古玺印文字及其特殊形制与历史文献互为印证,在识真的同时也提出辨伪话题,在审美的同时也牵带考辨之说。所以说,此书虽然涉及我国传统印章的方方面面,但决非一般印章启蒙的通俗读物,作者正是站在考古专学的历史维度,运用实物参证之法,系统地阐述了与古代印学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具体问题。譬如书中所列举的“汉魏六朝印章字数例证”“鉨印款式之演变”“摹印与繆篆”“封泥”“异国文字印”“汉官印体制之异”“顾氏集古印谱”“十钟山房印举”“簠斋精鉴”“齐鲁各家藏印”以及“印谱著录之编选”“高南阜六印山房记”等典型文篇,不论章节之短长,皆引经据典每出新见,可谓见微知著不一而足。

从王献唐所有的著作及其各类序跋题记看,所涉稽古内容几乎无所不包,这些,人们可以从《王献唐金石书画题跋辑存》得窥全豹。在此需要提出的是,著作中所展现的能够充分关联并辨析时代性文字特征的精当论述,多有可读之处。

在王献唐一生之中,经他寓目的古玺印数量之巨,手拓历朝历代印章之多,个人收藏玺印之精,鉴别水准之高,在民国时期的齐鲁地区公推无出其右。正是因为眼界既宽眼光独到故而独具慧眼,以致在鉴赏活动之中往往能一语中的,立断真伪优劣。许久以来,王献唐每每遵循从形制、材质、文字以及出土地点和收藏过程等诸多视角,来审度印章的特性所在,问源活水,求木之本末,有感而发地留下了大量的序跋题记文字,或长篇大论,或惜墨如金,如今读来倍感亲切良多受益。古代印章的品类之多面貌之广本不难想象,由此,人们自可领略作者在这一领域的熟稔鉨印文字而至的专擅之优,同时更显现出王献唐本谱于完整古文字系统的难能之能。可以说,王献唐对古玺印的研究与认知,已至犹入千军万马阵中而纵横捭阖有游刃有余的自由王国。不仅如此,王献唐对篆刻及书画创作的取源、技法和鉴赏亦见真知卓识。认为习印,应循远避时俗积习,使刀如笔,刀笔合一,自然天成为旨向。在另一则跋语中又说道:“尝谓世间万汇,惟书画、篆刻不能欺饰,一举手间,学识之力,悉跃然纸上。吾于先生印集,谂其功力醇深,学识迈时史远矣”。在王献唐看来,纸上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表象,无论风格如何,或者表现形式如何,这些只是最终呈现出来的给众人品鉴的一件作品而已,当透过表面意象,进一步溯源作品其后的表达意图之时,王献唐连续两次提出了“学识”这一概念,认为学识所在,其深度和高度便会决定作品的格调。在此,人们或可将之理解为作品中所蕴藏的生命状态和心性表达。这样的话,便可理解学识学养和创作之间的必然关系了。

纵观王献唐印学研究特征,他的以文物实体为经,以源流并举为纬的历史唯物主义治学观,正是支撑自己完整学术精神之所在。和《五鑄精舍印话》一样,这些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和日积月累自成语汇的印学文论,除了泽被后学,也从另一个角度映照出这位旷世人物的非凡学养和思想光芒。